



中国雉俗礼仪文化丛书

江西南丰雉文化

上册

曾志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江西南丰雉文化

上 册

曾志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傩俗礼仪文化丛书

编辑缘起

由多元宗教、民间信仰、民俗祭祀仪礼分别与戏剧、音乐、舞蹈、杂技、面具等相融汇而构成的各种复合文化形态，文化人类学称之为“文化空间”。如：以傩戏、傩舞、傩仪为中心的傩文化系列，在全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宝藏中，占有十分特殊的位置。它一般具有原始活态文化特征，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长期流布或残存于许多省、区，特别是中南、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如今却面临着濒危或即将消失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号召下，学术禁区一个个被打破，傩文化、喇嘛教文化以及萨满、东巴、毕摩、释比等各民族原始祭礼文化系列的考察与研究都获得较大发展。

21世纪肇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两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发表了“文化多样性”的宣言。我国迅速作出反应，在文化部有关机构领导下，全国各省、区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适当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正在积极进行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试点工作，包括傩文化系列在内的各民族原始活态文化，

将会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并且在“适当利用”的前提下，获得继承和某些发展。

为适应新世纪初这种喜人的新形势，把考察与研究提高到更新更高的学术层次，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组织编委会编辑出版“中国傩俗礼仪文化丛书”。

丛书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容纳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文风、不同研究方法。要求文责自负，力求做到学术民主和自由论述。

丛书愿为作者提供一块展示学术成果的自由园地，只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不论专著、论文集、考察报告、文献考证或资料汇编，都竭诚接纳。

丛书愿在中外学者之间、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文化交流与学术沟通的桥梁。

中国傩俗礼仪文化丛书 编委会

二〇〇四年八月

守望南丰傩（序）

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 曲六乙

捧起曾志巩《江西南丰傩文化》这部沉甸甸的学术手稿，不由得勾起我同南丰傩的第一次接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陪同日本大阪学者到南丰考察傩舞。志巩当时是县文联主席，全程为我们做向导。石邮村“跳傩”、“搜傩”仪式表演活动所体现出的原生形态粗犷美、野性美和人类本体精神的张扬，使我震撼，夜不能寐。赧溪村“跳竹马”、“关索大战鲍三娘”那种巧妙模糊历史与现实、艺术与生活、脚色与观众三种界限的奇特表演使我痴迷，至今难以忘怀。当时我确信，与全国各地已知的傩事活动相比，南丰傩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和学术研究价值。实际上我所观摩到的，只是南丰傩文化宝藏中的一个小小角落。

时隔十多年之后，翻阅这部书稿，我仿佛看到作者打开了南丰傩的神秘大门，引导人们进入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时光隧道，尽情观赏一个五色斑斓、瑰丽奇特的傩文化世界。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第一批十九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的昆剧荣列其中。我注意到其中有五项代表作被称之为“文化空间”。它们大都包融了宗教、民俗、

音乐、舞蹈、民间文艺或祭祀仪式等文化因素，形成多元复合文化形态而演出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我国以傩仪、傩舞、傩戏为主要标志的傩文化，是数千年多种文化的积淀，是多元宗教、祭祀仪式、民俗、音乐、舞蹈、面具艺术等的复合文化体，是至今活跃在山乡村寨的“文化空间”。在我看来，1996年已获文化部命名“中国民间艺术（傩舞艺术）之乡”殊荣的南丰傩，从它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瑰丽的艺术风采进行审视，可以同上述五项“文化空间”代表作相媲美。在国内，作为一种奇特的原生活态的民间文化遗产，人们有理由期待它进入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当前，全国正在掀起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浪潮，各级文化部门和重要民间文艺学术团体，都在组织人力进行全面的普查。《江西南丰傩文化》作为一部全县拉网式的田野考察报告，一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文献与考证相配合，即以立体、多维时空为特点的学术调查报告，具有直接的和现实的借鉴价值。

在我向作者祝贺这部书稿的即将问世时，志巩给我写了一封深情的信函。他说他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对于傩文化来说“不是科班出身，学识不足，但我赞赏范文澜先生的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我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基础做扎实，以弥补自己知识的缺陷。”特别是为了留住南丰的历史，对得起创造南丰傩的古今南丰人，“必须经受得起历史的拷问，这就注定了像我这样的人常常是个孤独者。”我想，这种著述心境的自我操守与体验的自白，是真切而深刻的，也是读者理解这部学术著作经过长期阵痛才得以顺利诞生的一把钥匙。

当前，在各种社会交流中，包括学术著述，空话连篇，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说实在的，不说空话都很难。社会风气使然！为了“不写半句空”，志巩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从各地书店购买、从上海图书馆复印抄录大

量有用的图书和资料，如饥似渴地学习、研读，以弥补先天的知识缺陷，把学术基础“夯实”。另一方面在县政协等单位的帮助下，深入农村、深入摊队，与民间艺人“零接触”，做“掏心窝”的朋友，进行长期的田野考察以获取第一手的翔实材料。

为了“经受得起历史的拷问”——这是他给自己定的学术考核标准，他决心“一个一个村庄调查，一个一个摊班核实”，在四年多时间完成了全县一百八十多个摊班的考察，采访了四百多位民间艺人，查阅了六十多部县志和二十多部望族谱牒以及从上海图书馆复印、抄录的文献资料。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足以保证他“不写半句空”了。

志巩说他“常常是个孤独者”，其实这是许多学者常会出现的一种心理体验。我想他这种孤独感，不是产生于田野考察、与民间艺人交往之中，而是发生在“板凳十年冷”，思考如何“经受起历史的拷问”的时候。著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煎熬过程。有煎熬，必有孤独。孤独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意境。有这种孤独的意境方能横下心来，排除主客观的干扰，专注于学术追求，“上下而求索”。从而在催生新的思维、新的观念中，展示出自家的学术见地。

这部书稿就是经过孤独的心灵煎熬，写出的一部含金量较高、信息量较大，闪烁学术光彩的著作。作为本土学者，几十年艰苦磨砺的学术实践，证实他是用生命守望着南丰摊。《江西南丰摊文化》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他的生命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体现。

2005年5月于北京

导 言

1996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在江苏省诸暨市召开“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命名大会”，江西省南丰县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傩舞艺术）”，成为中国传统傩文化的第一个典型代表。南丰傩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人类口头与非物质的珍贵文化遗产。

南丰傩历史悠久，传傩始于汉初，两千多年傩风不绝，资料丰富，傩班遍布。新近统计，从清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南丰有过一百八十多个傩班，现仍有一百一十班。南丰傩品种多样，既有传统的大傩舞，也有衍生的竹马、和合、八仙等杂傩舞，还有傩戏《孟姜女》和傩舞与狮舞结合的《打大狮》。

南丰傩文化遗存丰厚，不仅留下明代的傩神庙和古老的傩祭仪式，而且流传一百一十多个傩舞节目和一百八十多种二千三百多枚面具。南丰傩乐、傩服、傩具、傩歌丰富多彩，神词、赞诗、符咒、传说、故事内容丰富。

南丰傩的群众基础雄厚，现有农民为主体的民间傩舞艺人和雕刻艺人二千多人，涌现出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骨干人才，形成不同傩舞艺术风格和流派。南丰文化工作者辛勤工作，在傩舞挖掘、整理、编创、演出和傩文化研究、宣传、开发等多方面成绩

显著。

1992年4月，出席“中国广西傩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百余名中外傩文化研究学者专家，在桂林观看南丰石邮傩舞专场演出后，对南丰傩给予高度评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傩戏学研究会顾问薛若琳先生撰文说：“南丰傩队的演出，令中外学者专家产生耳目一新之感。对研究江西傩艺术及我国傩艺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著名戏曲理论家曲六乙先生撰文说：“有幸看了南丰傩舞，兴奋不已，夜不能寐。我认为它比周边省份的傩文化更古老稚拙，更粗犷豪放，更具原生形态特征，因而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艺术学、戏剧学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本书就是笔者对南丰傩的田野考察（资料价值）和初步探索（学术价值）。共分四部分：

《导言》罗列了一些傩文化材料，这对搞傩文化研究的人来说并不新鲜，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傩还是比较生疏的文化；笔者引用这些材料，还有将南丰傩放在中国傩文化大背景中加以审察的目的，我想这样可以对南丰傩文化的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

上篇《南丰傩考察》是笔者十多年来田野考察材料的综合，分十章介绍：南丰的历史环境与人文背景、南丰傩史勾沉与发展框架、南丰傩班分布、南丰傩仪基本材料、南丰乡傩典型、南丰傩舞面具、南丰傩舞表演、南丰傩乐傩服傩具、南丰乡傩文字材料、南丰乡傩习俗与傩班管理。面对丰厚的南丰傩文化遗产，我既无生花妙笔的才能来进行描写，不如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来如实陈述，为愿意了解南丰傩文化和希望做傩文化研究的学者提供更多一些参考材料。

下篇《南丰傩探讨》是笔者对南丰傩文化的一些认识和思考，分十二章介绍：南丰傩史考释、南丰傩仪溯源、南丰大傩舞辨析、南丰竹马舞解密、南丰和合舞探微、南丰八仙舞剖析、南丰傩艺散论、南丰《观傩》诗说、南丰傩的农耕文化情结、南丰

雉的生殖崇拜现象、南丰雉与戏剧文化因缘、南丰雉与儒道释文化关系。其中用了许多前辈学者和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也有自己的不少见解，如对“吴芮驻兵南丰”的考释，“石郎雉自潮州”的考证，“搜雉”、“解雉”、“打关”仪式的探索，《开山》、《纸钱》、《白祇》、《回子》、《獭捉鲤鱼精》、《对刀》等雉舞辨析，花关索与鲍三娘人物的解读，和合舞的不同文化理念分析，八仙舞中“三教合一”思想解构，多项雉艺的解释，《观雉》诗的研究，南丰雉与生殖崇拜、农耕文化、戏剧文化、儒道释文化关系的探讨等等。

《余论》包括对南丰雉风盛行原因的初步探讨、对南丰雉文化现状的分析和对南丰雉文化未来的期盼。作为中国雉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南丰雉文化，需要更多的人研究和关注。

（一）由“难”到“雉”

如果一百年前谈“雉”，读书人都很熟悉，因为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前，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之一《论语》中就有“乡人雉，朝服而立于阼阶”的记载。作为读书人顶礼膜拜的孔老夫子，在乡民迎神驱疫时，他也要穿上朝服，站在东边台阶上毕恭毕敬地迎候；何况清末民初，全国许多乡镇还有雉舞与雉戏的演出。但今天对读者来说，不仅“雉”字显得生僻，而且雉的文化遗存也不多。因此在阐述南丰雉文化之前，有必要谈谈中国雉文化的来龙去脉。

一、“雉”的读音

曲六乙、钱萑合著《中国雉文化通论》^①介绍“雉”（雉的简

^① 曲六乙、钱萑《中国雉文化通论》，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1月初版。

化字)有三种读音:

1. 读难(nán):清代段玉裁(1735~1815)的《说文解字注》解释“難”字(“难”的繁体字)说:

鷃,鸟也,[今作“难易”(之难)字,而本义隐矣。]从鸟,董声,[那干切]。

这个字原来写作“鷃”,那干切,读(难),自从用于驱疫之字后,“鸟”的本义消失了,连字型也写作“难”。如《礼记·月令》中的“国难”、“大难”等。

2. 读傩(nuó 挪):这个字的这种读法,最早出自《诗经》,如“佩玉之傩”,但不含驱疫之意。现知最早用“傩”字代“难”字的,是战国末由秦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书中的驱疫之“难”加上“亻”旁,如“国难”、“大难”分别写作“国傩”、“大傩”,但仍读 nán (难)。直到东汉,才渐将驱疫之傩改读为 nuó (挪)。

3. 读嫫(jū 居),《诗经·隰有萋楚》中“猗傩其枝”、“猗傩其华”、“猗傩其实”的三个“傩”字,都读 jū (嫫),不读 nuó (傩),也不读 nán (难)。

二、“傩”的字义

《中国傩文化通论》介绍傩有八种字义,主要为四种:

1. 行有节度。《诗·卫风·竹竿》:“佩玉之傩”。传为鲁人毛亨所作的《毛传》(《毛诗诂训传》的简称)解作:“行有节度”。《毛传》是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1999年版《辞海》列为第一种字义:行步有姿态。与“猗傩”同解。

2. 柔顺、美盛。《诗·桧风·隰有萋楚》:“隰有萋楚,猗傩其枝”。“萋楚”,又名“羊桃”、“猕猴桃”。“猗傩”,同“婀娜”。轻盈柔美貌;一说美盛貌。清训诂学家王引之《经义述闻》:“萋

楚之枝，柔弱蔓生，故《传》、《笺》并以猗傪为柔顺。但下文云：‘猗傪其华’、‘猗傪其实’，华与实不得言柔顺，而亦云猗傪，则猗傪乃美盛之貌。”

3. 和葛、和顺。太平天国洪秀全《五条纪律诏》有“公心和傪”条，忠王李秀成《谕侄容椿男容发》有“可与陆主将和傪斟酌”句。由“猗傪”演变为“和傪”，由“柔顺”引申为“和顺”。

4. 驱疫之傪。亦有两种含义：一是驱逐鬼疫，如“大傪”、“傪礼”；二是被驱逐的鬼疫，如“驱傪”。新版《辞海》列为第二种字义，也是本书要阐述的问题。

以上前三种包含着柔、美、和的平缓气氛，唯驱疫之傪，体现硬、凶、强的激烈情绪。此外，傪还用作表音、地名、人名。

三、“傪”的起源

傪的起源还在探讨中，学者有多种说法，现简介几种不同观点：

1. 傪源于熊图腾崇拜说。传说皇帝姓姬，一说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与炎帝、蚩尤战，有熊、罴、貅、貔、虎部落参与，熊为首。黄帝胜后，又作乐舞十章，其八曰《熊罴哮吼》，都与熊有关；又传说“时傪”始于皇帝，驱疫主角方相氏“蒙熊皮”，故傪为黄帝族系熊图腾信仰的一种仪式。此种观点较多。

2. 傪源于虎图腾崇拜说。相传颛顼三子夭折，其一变成害人的虎鬼；而颛顼时驱傪主角又有“蒙虎皮”的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傪以虎为图腾。有些彝族史研究的学者认为，彝族史源与颛顼有关；彝语中虎为“罗”音，“罗”即“傪”；彝族的十二兽历法与汉代宫傪“十二兽神舞”有关。傪、蜡为虎图腾群团的原始舞蹈。^①

3. 傪源于鸟图腾崇拜说。从“傪”的字型与读音衍释而来。

^① 参见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

“雥”由“亼”（人）、“堇”（时）、“隹”（雀）组合，表明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祭祀神鸟的活动；神鸟崇拜是因野鸟在稻田觅食而起耕耘作用，从而被南方稻作民族奉为图腾，因此傩起源于中国农耕先民的神鸟崇拜，傩文化就是鸾文化、糯文化。^①

4. 傩源于猴图腾崇拜说。此说从“魑为驱疫正字”出发，拆“鬼”（猿猴类动物）与“夔”（干旱），反复论证鬼、禺、甲等“文化字群”正是反映猿猴图腾团族侧面戴冑之形。因此傩是“尊奉猿猴图腾的西部鬼戎集团‘调节’雨旱阴晴的巫术性舞蹈仪式，它还包含扮饰猿猴图腾神（即后来的‘方相’）以驱逐‘异化’的魑狒类‘妖怪’（即所谓‘方良’或‘罔两’）的表演，后来逐渐‘特化’为索室、殴圻、驱疫、逐怪的‘厌胜巫术’”。^②

5. 傩源于原始狩猎说。此说拆“雥”为“夔”与“隹”。右旁“隹”无法再拆，可视为巨禽或大鸟。左旁“夔”从革从火。“革”又可拆为中轴和两侧。中轴或象“兽头、角、足、尾之形”，或为“原始有柄石铲”。两侧的夔或像两大片肉，或手和肉，合起来，“革与剖兽取皮有关”。革与火组合，应当与狩猎有关。“夔”与“隹”的总合，可想像为：人剖兽取皮，一旁有火堆，巨禽想得到兽肉，但怕人怕火；或者：人剖兽烤肉，一旁还有巨禽待剖。因此，原始狩猎活动，是傩得以发生的本源，其发展轨迹是：从驱兽到驱傩。^③

（二）傩的历程

《中国傩文化通论》说：“傩是多元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艺

① 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35—252页。

② 萧兵《傩蜡之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页、178—188页。

③ 曲六乙、钱菊《中国傩文化通论》第80—83，359—368页。

术文化的融合体，是一个在时空上跨时代、跨社会、跨民族、跨国界的庞杂而神秘的文化复合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它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宠儿。”中国傩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化现象，有它自己的孕育、形成、发展及流变等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了解这个过程，有助于探讨傩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它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和走向。

一、史前传说时期

中国史前文化历史悠久而灿烂。从南方的元谋人到北方的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我国原始社会经历了一百七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新人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在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红粉，和新石器时代河南西水坡墓葬中用蚌壳摆出的龙虎图案，都反映了原始人的宗教意识和巫术活动。从新石器时代浙江河姆渡类型的太阳鸟符号和植物纹、几何纹彩陶，到陕西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植物纹、动物形纹的彩陶，以及甘肃马家窑类型的蛙形纹、水浪纹、卷草纹彩陶等，证实了位于东南地区稻作农业的“东夷集团”（部落联盟）、中原地区渔猎生活的“华夏集团”、以及西北地区渔猎与农业并存的“苗蛮集团”，都有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现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出土的女神头像及裸体的臀部肥大的陶塑女像，则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母神崇拜。到父系社会后，又有了对父系祖先的崇拜。傩就是基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及发展最为普遍的鬼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产物。这种原始宗教就是巫教。文献传说中的许多著名首领或酋长，如伏羲、神农、黄帝、蚩尤、夏禹、颛顼等，就是各部落最有权威的大巫，后来又成了各部落的始祖神。

遥远的傩仪形态、内容和形式无法知晓。不过，流传下来几则屡经后世删改的远古神话传说，多少透露了一些史前傩文化信息。

一是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中已佚的传说：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枝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①

这则著名的神话，衍生出众多傩仪傩俗。

二是宋代张君房所辑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录存的唐代王瓘《轩辕本记》载：

帝周游，元妃嫫祖死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今次妃嫫母监护于道，以时祭之，因以嫫母为方相氏。^②

唐代无名氏《雕玉集·丑人篇》说嫫母长相：“秤砣额头塌鼻梁，肥胖如桶皮黝黑”。^③ 以其为方相，符合原始人“以丑制丑”观念。后世方相面具，都以“丑陋”为特征。

三是宋代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曰：

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形、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下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

① [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第344、345页。

② [宋]张君房辑《云笈七签》卷一百《轩辕本记》。

③ 《雕玉集》，《图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第74页。

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四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皆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服。^①

蚩尤是神话传说中东夷三苗领袖，他率部族与黄帝的联合部族战于巨鹿之野，失败被杀。文中“铜头铁额”，学术界多认为指面具。因他英勇善战，被后人称为“战神”，又被作为驱傩中的方相。如东汉张衡《东京赋》：“蚩尤秉钺，奋鬣披般（斑），禁御不若，以知神奸；魍魉罔两，莫能逢旃！”

四是唐代李善注萧统《文选·东京赋》引录东汉卫宏《汉旧仪》一则记载：

昔颡项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魎城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为小鬼。于是以岁十二月，使方相氏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持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也。^②

南朝刘昭注《后汉书·大雩》“疟鬼”写作“为虎”；宋代高承《事物纪原·驱傩》“颡项氏三子”作“高阳三子”，“以岁十二月”作“以正岁、十二月”。颡项传为黄帝之孙（又说为重孙），号高阳氏。此则神话传说，几乎成了大雩索室逐疫的根据。

二、先秦时期

先秦指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包括夏、商、周三代。夏朝是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代尚无傩礼的直接材料。三国曹魏高隆堂《五祀议》说：“《世本》曰：微作伤五祀。”“伤”系“禳”的谐

①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2002年9月，第98页（361）注。

② 《世本·附考证》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本》，第82至83页。

音、假借或误抄。战国史官所撰《世本》唐已残缺，清代雷学淇辑本“作篇”写道：

微作禡五祀。《御览》五百二十九《路史余论》四，引作“汤作五祀”。微者，殷王八世孙也。禡者，强死鬼也。谓时雉索室驱疫，逐强死鬼也。五者，谓门、户及井、灶、中霤。^①

微，甲骨文写作上甲微、上报甲、报甲或上甲，是商汤六世祖，王亥子。禡，指非正常死亡之鬼，也指驱强死鬼的祭名，东汉郑玄注《礼记·郊特牲·乡人禡》说：“禡，或为献，或为傩。”五祀是指五种祭祀对象，即门、窗、井、灶、屋檐或堂屋（中霤）。夏朝的商族人认为禡鬼死得冤，比一般疫鬼更不安分，因此上甲微作禡礼，驱禡时要把房屋各处都搜索干净，以免禡鬼再来作祟。这里，禡礼还不是夏朝的国礼。

商朝后期，奴隶制文明高度发展，标志这一文明的，是甲骨文的相当成熟与青铜冶炼技术的相当进步。在甲骨卜辞中，有驱鬼活动“宥寝”的卜辞：

1. 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寇寝，有蓼，岁（刂）羌卅，卯（戮）十牛。十月。（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篇》六·一六·一）
2. 丁亥，其寇寝，宰。十二月。（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篇》三·一三）

辞中“蓼”应读为“孽”，“有蓼”即有鬼作孽。第一条卜辞意思说，由于有孽，在下一个丁亥日（庚辰日的68日）进行“寇寝”，杀三十个羌俘和十头牛作为祭品。第二条卜辞说的是在

① 参阅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黄帝战蚩尤”，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